

“世界报刊文摘”精选

世界黑手党 内幕大曝光



新华出版社

卷首语

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世界和我们是更加密不可分。我们向外打开的窗户也必然更多、更大。正因为如此，本书愿意作为一个直接眺望外界的新窗口，敬献给读者。

我们将从世界数百种报刊，选其精粹，编译成书。材料力求富有思想意义，内容新鲜，可读性强烈。书中尽可能形成重点，以便把问题展示得集中一点，透彻一点。缘此，我们也就以重点的问题或主要的篇名来作为书名。但是，它并不代表书中的全部内容，如蒙读者印可，我们拟这样编译下去。

本书着重介绍了世界黑手党的内幕，其中不少秘闻实况，很能令人惊心动魄。

《穷追黑手党搏斗廿三年》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特勤员鲁莫回忆他与黑手党搏斗二十三年，直到退休的长篇回忆。这里有黑手党头目杀人不眨眼的骇人暴行，有黑社会官场勾结、后门走到总统的老父亲那里的内情，也有执法人员与黑老大顽强斗智的曲折经过，这就使这篇自述成为一篇比小说更小说的“非小说”，尽管篇幅较长，却能使人不甘释手。本书中还广泛选刊了西欧、苏联、香港、台湾诸地的黑社会的内幕报道，都十分耐读，比如《“东方之珠”背后的黑手》就是一篇内容广泛，可读性很强的力作。

本书中，还集中选刊了又一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近年来发生的国际重大案件、事故的写真材料。

在这里，可以看到，号称来无踪去无影的哥伦比亚大毒枭尽管一再逃之夭夭，终于在警方的设伏下，落入圈套的《世界第二号毒枭加查被歼纪实》。可以看到，英国的一位专家怎样从一个小小的电路板追寻出使航机 270 人全部遇难的惨重空难事故的真相的《英国最惨重空难事故侦破记》。可以看到，巴黎的出租房屋的消息使著名的意大利恐怖组织分子如何投入罗网的《最后一代“红色旅”分子落网记》。可以看到，英国制钞专家怎样和利用激光彩色复印机印制伪钞的罪犯反复斗智的《激光印伪钞，专家苦斗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可以看到，当前一些国际热点问题的内情，如《阿富汗战争内幕揭秘》、《美国对诺列加翻脸的个中秘密》、《巴比伦阴谋与超级大炮》等等。在书中还有其他一些力作，如有关裕仁战前的一段秘史，揭露他当年访问香港，险遭朝鲜志士绑架，与此同时，他还亲访香港英军防地，坚持步行，测明距离，为日军尔后迅速攻陷香港埋下伏笔的《冬天的金达莱》一文。这都是人们过去既未得知、也难想到的秘录。

本书还收集了一系列与中国（包括台湾）的既扎实又生动的文章。

《回忆周恩来》是美国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新著中的专章，其中披露了不少人所未知的轶事。《参考消息》曾有简评，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本书刊出详细译文，以飨读者。《中华百年文物外流述略》和《中国人口素质问题面面观》二文，对我国的文物外流情况和人口问题全面论列，有根有据，内容丰富，都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我们将继续物色和选译海外报刊中的精华，送到读者手中。我们殷切欢迎读者赐告宝贵的意见。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再度重见。在这里，谨缀数言，权当自我简介。

《世界报刊文摘》精选

世界黑手党内幕大曝光

“东方之珠”背后的黑手

- 香港秘密帮派组织三合会揭秘 5
- 美国黑手党点将录 13
- 美国联邦干员大力扫荡黑手党 18
- 穷追黑手党，搏斗廿三年
- 美国黑手党克星鲁莫白述 21
- 台湾黑道老大
- “最后”一位“传统的大流氓” 74
- 美国黑帮新头目戈狄 77
- 英国的“亚洲黑手党” 78
- 苏联黑手党一角 79
- 最后一代“红色旅”分子落网记 83
- 莫斯科美国使馆间谍案 86
- 意大利黑手党向一神父发出“死亡通缉令” 88
- 红场的“红灯区” 90
- 黑社会老大快活似神仙 91
- 激光印伪钞，专家苦斗智 92
- 纽约“饭店皇后”逃税丑闻 96
- 英国最惨重空难事故侦破记 98

世界第二号毒泉加查被歼纪实	102
体内携毒走私犯捕获记	106
阿富汗战争内幕揭秘	108
美国对诺列加翻脸的奥妙	111
巴比伦阴谋与超级大炮	114
“冬天的金达莱”	
——朝鲜志士企图绑架裕仁的一段秘史	119
日本军事贩毒内幕	124
下台栖古庙，含泪对佛陀	
——全斗焕的“庙狱”生活剪影	131
说错了，请下台	
——日本历届首相失言录	136
回忆周恩来	141
孔二小姐这个人	146
中华百年文物外流述略	148
移民热与海外淘金梦	152
中国人口素质问题面面观	155

主 编：新文
责任编辑：希源
封面设计：张仁华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计经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1开本 8印张 200000字
1990年第一版 1990年8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

“东方之珠”背后的黑手

——香港秘密帮派组织三合会揭秘

●罗尔·伯克迈尔（英国记者）

洋人笔下的香港秘密帮派组织——三合会，势力庞大，无孔不入，连国际警察也不能动一根毫毛。

香港私会党组织真的是如此神通广大吗？请读者细读本文，由本身下判断。

香港边界一辆囚车正准备驶向中国大陆，囚车里坐着 34 名身穿廉价西服的中国男人。他们对着美丽的海岸投下最后一瞥，不禁悲从中来，因为他们渴望在这五光十色的都会里另开天地的梦想已经就此破碎。

这辆囚车仿佛一辆前往坟场的黑色灵车，它将越过边境直到文锦渡另一边的中国境内才会被打开，这些犯人也将在那里交由当地的惩戒委员会审判。

●被扫入地毯下的垃圾

针对非法移民问题，任职于政府新闻单位的梁小姐认为，在这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大城市里，每天从 560 万人口中抓到百余位难民“实在不值一提”。这位头抬也不抬、口操广东话、始终对询问者漠然相待的政府人员，难道不知道没有被逮捕的非法移民人数是她所说的 3 倍吗？据信，每年有逾 10 万非法移民涌入香港。

我继而向负责难民问题的检查官麦格·马古利问起，这些非法移民是否大都潜入香港的黑社会成为犯罪组织的一份子？他的答案是：“他们不过是些小混混，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将他们逮捕，这些人充其量也只是小毛贼罢了。”

不可否认，一种史无前例的国际性犯罪组织，已把香港视为它的锻炼场，使用了大批自中国蜂拥而来的人力在此煽风点火制造种种犯罪事端。

警方和官方都在极力掩饰丑陋的真相，有谁愿意挺身揭开东

方之珠另一层神秘的面纱呢？如果这些政府人士不是在漫天撒谎的话，那么就是行政机构将种种内幕消息封锁得滴水不渗，让他们毫不知情？在这繁荣的城市国家中到底是什么在堕落腐败呢？

●九龙城寨里蛇鼠一窝

紧邻启德机场的九龙城寨，显而易见地就是香港一颗被蛀烂的白齿。它原本的城墙已在二次大战中被拆毁，现今机场向海延伸的跑道就铺设在往昔的瓦砾上。然而，一道由缄默、灾祸和恐惧砌成的无形之墙，却依旧包围了这个堪称世上最拥挤的住宅区——面积仅 2.7 公顷的大地上，竟有近 500 间鸽子笼似的旧屋，容纳了 33,000 人。

我沿着东头村道来到这举世鲜有的贫民窟，在昏暗的狭道中摸索前进。纠结着电缆、自来水管和排水管的低矮顶棚，迫使我佝偻着身躯勉强而行；时时有微温的水滴落在我头顶上，耳中充斥的则是各种恐怖怪异的声响，到处是冒着高热蒸气的炉灶，遍地滑溜，空气中又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若不是在此地土生土长的中国小伙子安四带领着我，我准会迷路的。藉着手电筒，偶尔我会发现一些海洛因注射针筒，弃置在塞满垃圾的沟渠中，毫不怕人的老鼠



遍体鳞伤

在里面翻搅著。

安四转头，不带一丝玩笑语气地告诉我：“这里的人都得把猫关在笼子里。”

安四一面走进幽冥的屋内，一面以广东话轻声呼唤荣四。他们俩不仅是朋友，也同为闯荡江湖多年的黑道弟兄。不同的是，安四早在 3 年前就已幡然悔悟，逃出贩毒组织足以让人丧命的魔掌。他从 10 来岁起就受控于贩毒组织，先是负责交易，后来自己也染上了毒瘾，末了同伙的弟兄们竟视他为叛徒，威胁要杀害他，这使得安四认清事实而及时抽身。

现在，历经炼狱中种种磨难才重获新生的安四，正想以过来人的经验来帮助他的朋友。骨瘦如柴的荣四，虽然年仅 30 岁，却已老态毕露。

荣四的海洛因是从哪儿来的呢？安四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地说：“荣四自己不敢出现在门口，他害怕弟兄们找上门来。”

弟兄！就是这些弟兄害得荣四走投无路。若是没有这些弟兄，荣四其实大可以像其他大都会，如柏林、里约热内卢和迈阿密的帮派分子一样逃离黑社会，亡命天涯。然而，华人特有的“大哥”们，不让任何曾立下 36 条血誓的同门弟兄逃出他们的手掌心，包括已经放下屠刀的安四。

●中学生被砍死，妹受重伤

原来“大哥”早已派人跟踪我和安四，4 名彪形大汉带着砍刀在回程路上迎面而来，刀口在手电筒的照射下闪着寒光，格外显得锋利、杀气腾腾。而他们对着安四破口大骂时，脸上的狰狞与邪恶并不亚于手中的刀。面对这种紧张局面，我好像置身在没有出路的迷宫里一般，恐慌到反胃的地步。

我直到来到大马路上，一阵呕吐之

后，神智才恢复清楚。安四就象安抚一只稀有动物似地对我说：“刚开始他们总是会不习惯你这老外的。”

搭乘地铁时，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中国人把非中国人种都当作一种罕见、奇特的人类来看待。在百万人口熙来攘往的地铁车站，那些每天一早就赶着搭车、汲汲于营利的过往人群，仍不忘从半垂的眼睑下对我投以敌视的目光。我只好兀自理首于《南华早报》，以躲开他们，没想到地方版的一则新闻对我又是迎面一击：“昨天在柴湾区，有一位 15 岁的中学男生在自宅中遭人以屠刀杀害身亡，他 12 岁的妹妹则身受重伤。警方研判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对遇害者父亲的报复行动，凶手应是 14K 的打手级弟兄。”

连日来享受中国美食的同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只要英国人统治香港一天，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地任何一家饭馆里要求一份加注英文说明的菜单。所以那天，当我走进湾仔这个中国城市中的中国城时，我还以为，那些仿佛认为英国佬已经走了似地为所欲为的人民，会给我一份附英文的菜单呢！

● 目睹餐厅里的密谋聚会

岂料，那家名叫“福临门”的餐厅的侍者，不但没给我菜单，反而毫不客气地给了我一碗我根本没有点的米饭，那份量多得足够 2、3 个人吃。是否唯有如此才能喂饱这个繁荣都市里的财阀们？如果撇开那些逃避政治局势，已在美、加、澳置产定居的人士不算，香港的百万富翁应该还有 10 余万人吧！

如果阶级之分在香港早已是历史，那么这个侍者没好气地连声吼出：“好好！”来打断我的话，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我就不如邻桌的香港白领阶级吗？那侍者正毕恭毕敬地像把半收的小刀似



惨不忍睹

地，弯身站在桌旁等待他们从 187 道菜式中选出想吃菜肴。

我想，他们不是银行家、掮客，就是富商。他们的穿著举止完全符合后资本主义领导阶级的形象：身穿名牌针织休闲服，冷漠的表情仿如扑克牌，桌上放着冰水，手中握着计算机，脚边放着公事包，腕上戴着劳力士表，分秒必争地游走世界各地洽谈商务。

若不是这侍者不把我这个“鬼佬”放在眼里，使得我不禁以愤怒的目光回报他，那么我也不会去注意邻桌的客人，那 3 位道貌岸然的生意人的手多么奇特啊！竟然都是 5 指不全。而后来加入他们的一位绅上也显然没有正常的手，他把少了小指头的左手伸向胸口，好像要整理领结似地，却又莫名其妙地翘起拇指并张开其他 3 指。

“那是 432，也称为‘草鞋’。”当我事后向香港皇家警察局督察长伊安·席伯尔恩叙述这怪异的一幕时，他向我解释：“这是他们帮会联络人或代理商的密码。”

这是什么样的帮会呢？

“你啊！你目睹了一次黑道份子的密谋聚会。他们其实是很厌恶外人在场的，你运气好，他们看得出你对他们一无所知，否则……。”这位苏格兰高地来的英国佬继续说：“他们讨论的事宜不是涉及生死，就是重达几十公斤、价值数百万港币的海洛因买卖。”到此刻，终于

有人道出实情，不再以“小混混”等说词来敷衍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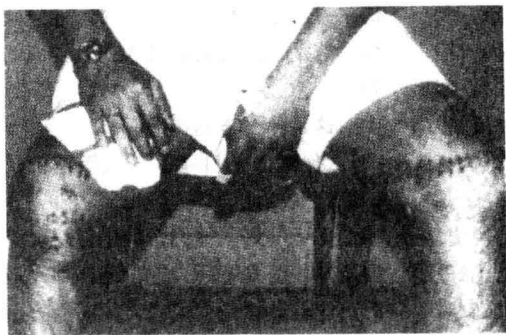
● 手势代表身份和传递密码

身为打击犯罪组织特勤小组组长的席伯尔恩，也知道其他3位中国人的手势有何意义。他们看来好像残缺的手指，事实上是藏在手掌心里。

这种表示本身等级的手语密码可在公开场合借着拿东西、倒茶等时机显露出来，作为自己人交通传递情报、联络之用。那位仅以拇指、无名指和小指头持筷的男子，是个415，或称白纸扇，负责内部组织的管理及调配。另一位扶菜时不用中指的，就是个426，又叫红棍，这是个每位入会弟子都必须历经的职位，他的工作是执行内外部的惩戒行动和帮派间的械斗。第3位呢？那位以姆指、食指和无名指执壶替其他人倒茶的老兄，是49，一位普通的分堂弟兄而已。

多么神秘的手势啊！简直像化妆舞会一样让人猜不透。难道别人不会模仿这个“共济会”的手势密码？

“当然会啊！”听到我那不伦不类的比拟，督察长微笑说：“这个中国人在香港特有的秘密帮派，我们称它为三合会，除了它所行的礼仪可能让人联想到



触目惊心的伤痕是亡命生涯的印记

共济会以外，它们彼此就像老虎和家猫般大相径庭。”

香港当地报纸刑事版上每日屡见三合会份子在街头抢劫、撬开汽车或扒窃钱包等新闻。然而，隐藏在这黑社会背后的是种种更教人不寒而栗的犯罪勾当；报上那些小儿科的刑事案件遮住了市民探寻一个罪恶深渊的目光：一个足以让奉公守法的市井小民丧胆的地下秘密组织。它的产生直可追溯到数百年前的中国，它运用了民族主义、宗教狂热和结盟兄弟的情谊为酵母，酝酿至今，爆发了各式组织性犯罪。

● 黑手党比三合会只算小巫

席伯尔恩说：“黑手党、卡莫拉和克沙·诺斯特拉（美国的一个犯罪组织），与三合会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三合会，这个秘密组织，是中国数百年前一个政治团体——天地会——的分支。天地会是由清初“汉留”组织演变而来，以反清复明为职志，成员是明末遗臣志士，他们在各地成立“汉留”以图规复；1661年，郑成功据守台湾，开立了台湾第一座山堂——金台山。

到了1674年，陈近南（翰林学士，曾为明郑经封为东宁总判史）和洪

门后五祖（吴天佑、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等人，于7月25日在湖北襄阳东南方白鹤洞的下普庵红花亭会商举义，大家推举崇祯皇帝之孙朱洪竹为盟主。正在发誓结盟时，天发红光，大家以为天意助成，认为“红”光与朱洪竹的“洪”相互辉映，乃公议这是“洪家大会”。这便是天地会所派生的所有帮会的总称——洪门的由来。

在旧中国社会结构的发展下，洪门打着“反清复明”的口号，得以代代相传，逐渐扩大组织，到 20 世纪初叶，其踪迹已遍及海内外各地。

中国方面，有“三合会”分布于珠江流域，“哥老会”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及新疆一带，“汉留”分布于川云贵各省。海外方面，天地会亦分布在南洋群岛。在香港和印尼，以及泰国等地，至今这些组织仍不绝如缕，承继了洪门传统遗风。美洲方面有致公堂盘踞其间，如今这些堂口有的徒留空名，只是华埠帮派的根据地。

● 14K 令人闻之丧胆

而今在香港让席伯尔恩以及他在世界各地的同僚闻之胆寒的“14K”，便属三合会之一。“14K”取名“14”是源自该组织在广州的总部门牌号码，而“K”则是 Karat（开）的缩写，表示含纯金的量，亦为克拉，宝石重量的单位，取其强、硬特性。在港设坛立舵之初，自视为“洪门”正统，充满政治色彩，因而跟原有的黑社会各堂口互不相容。

拥有 2 万名弟兄的 14K 和其他两个帮派“新义安”、“和胜和”划分势力范围，各据地盘，从事贩毒、卖淫、诈取保护费、非法赌博，以及从赌博而生的放高利贷等勾当。根据席伯尔恩笔下的反帮派特别小组收集的资料，“新义安”的成员约有 3 万，“和胜和”则有 2 万 5 千。

除了以上 3 个规模庞大的帮派，香港其他 47 个帮派的成员共约 3 万，这些势孤力单的小帮派，虽然对声势浩大的 14K 等组织颇为吃味，不过能固守他们在街头巷弄间的据点，分一小杯羹已属不易了。

秘密组织无所不在的威胁，40 年来一直是香港的一大禁忌。连小孩都三

缄其口。如果他们鼓足勇气，提起和黑社会相关的事，必定隐其姓名。香港广播和电视台最近调查发现，影响青少年心情最大的竟是对于帮派的恐惧，更骇人听闻的是，对父母根深蒂固的怀疑，使他们怯于告诉父母自己的遭遇——帮会势力的庞大，已使得人与人之间毫无信任可言。

● 11 岁以下儿童 1/3 需要援助

九龙杨氏纪念中心社会服务处的女处长陆小姐说：“年纪 11 岁以下的儿童，有 3 分之 1 害怕被强迫卖淫、染上毒瘾或加入帮派。”

这些青少年急需有人聆听、解决他们的困难。贾姬·普林格尔就是其中一位伸出援手的人，这位年约 40 的英国女士，虽是基督徒却不属于任何教会，她致力于传播福音，完全出于己愿。她的追随者说，她提供食物给穷困的人并祈祷吸毒者早日康复，英国官方却嘲笑她是个祷告迷。

她在九龙城寨为求助的人找到一个安顿之处，我在那里遇到她和她的一个助手。这位自觉（被耶稣治愈）的 30 岁男子阿四，以前曾是 14K 里的红棍，并有海洛因毒瘾。他的经历，具体反映了在电台热线上诉说心曲的小孩所惧怕的事。

“当我大约 10 岁的时候，因为中国大陆闹饥荒，所以我就跑到香港来。我试图找一份差事，随便什么都行，但却毫无着落，只好在九龙城寨里游荡，无意间看到一群和我同龄的少年在撬汽车。于是我也学着去撬一辆，不料，他们却猛扑到我身上把我狠狠揍了一顿，并质问：“你不是我们同伙儿的，你是替谁工作的？”

“原来他们是 14K 的小喽罗。后

来，我也就顺理成章地加入他们，听候‘大哥’的差遣。他其实也比我大不了几岁，他命令我的任务我都得完成，像是扒窃或把风，还得从我勒索来的保护费中交出4成给他。

“我们常在警方宣称要进行搜捕的地区，和其他帮派分子斗殴，和警察玩捉迷藏。等到我14岁的时候，我的胃口开始大了，想要闯出名堂来；那时我已经以好勇斗狠出了名，所以就被提升为426，先得立下36条血誓，决不出卖任何一位结盟弟兄。然后，执礼大爷，也就是489，拿起利刃在我们身上划下一道伤口，让鲜红的血液流在已盛有鸡血的碗里，大家便接着传饮这一碗温热的鲜血，入会仪式才告结束。

“此后，我便接下在赌场征收保护费的任务，这可是个相当有利可图的行当。3、4年后，我18岁了，还是目空一切，自以为了不起，于是别人就把最危险的工作交待给我，要我去贩卖‘白粉’。带着海洛因3号和4号去和别人交易的情景，真教我忘不了，因为一方面得冒着最大的风险，一方面却又得到一般兄弟没有的权利。

“大约两年后，我也开始服用白粉，结果精神恍惚，一不留神就被警察逮捕了，在监狱里待了一年半。当我出狱时，我的羽翼竟然想取我的性命；我被视为叛徒，既不能再作毒品买卖，也不能继续担任打手。我很快地就再犯了毒瘾，为了筹钱买毒品，只好向外表看起来比我软弱的人下手勒索，甚至连带小孩来游戏场玩耍的母亲都是我敲诈的目标。我亮出我的帮派名片，就是我左肩上的燕子刺青；可是，他们只是钉着我瘦弱、满是针孔的双臂，然后一把就把我推开了。

“令我想不到的是，即使一个完全没指望得到毒品的人，运气来了，照样可以度过难关。有时候是从一个嗑了药

意识茫然的人那儿，抢得少许毒品；甚或碰到一个刚注射了毒品就翘辫子的倒霉鬼，注射筒里还残留一些毒品……。”

阿四信奉了耶稣基督后，把他视如“弟兄”，但是仍深恐过去的弟兄来寻仇。他毕竟曾在加入帮派时“挂过蓝色的灯笼”，表示进入另一种生活，甚至将帮派视为自己的家庭（中国人眼中最神圣的）；但是现在他却不顾一切地想要远离黑社会，特别是远离14K。

“虽然14K以成员人数来看，在香港只是排名第三的帮派，”席伯尔恩说：“它在国外可是侵略性最强、也最活跃的一个。”

● 没人知道大哥是谁

国际警察组织一位化名“派得”的警探，研究中国的秘密帮派已有11年之久。他首先在香港展开他的工作，继而到巴黎、德国的威斯巴登，最后又回到香港。他为了掩人耳目，和我约在香港最有名的酒馆“The Bull & Bear”见面，一面喝啤酒一面接受我的访问。他说：“三合会以分层负责的方式活动。秘密帮派就像一幢多层的建筑物，住在某一层的居民并不知道往上一层的楼梯在那里，除了住在那一层楼的大哥以外；而每位居民都可能是那位大哥，却没有人知道大哥是哪一位。”

这简直就像电影中的007在追捕0号博士，只是结局未卜，留待观众去想像。

侦察长罗宾·裘利是个优秀的英国警察：勇敢、强壮、又认真。他的上司席伯尔恩把我和摄影师派崔克·查曼安插到他负责的反帮派特别小组中。这个小组除了他，还有两个强壮的广东籍警探，和6个年纪稍大的警官，也是中国人。

罗宾说：“事实上，法律对组织性犯

罪还没有一条明文的定义，我们警方就为它立下一条。”

“组织性犯罪是持续并不断推陈出新的犯罪阴谋的产物，目的是向社会无限度地榨取利益，方法则是无所不用；不管是正当或不正当，合法或不合法，人民的恐惧和社会的腐败是它生存的养料。犯罪组织采取各式手段巧妙地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对其属下施以严格的纪律训练，让他们去从事肮脏的勾当，以使在上位者远离犯罪案件，避免遭受刑事诉讼。”

这么说来，反帮派小组只能缉捕一些小角色？

●到著名夜总会扫荡

罗宾略带愤怒地微笑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去一些夜总会突击检查。这可能会让那些幕后的龙头老大损失好几十万港币。”我们沿漆咸道而下，向右转进加连威老道，把车停在文华广场。

这家著名的夜总会极为隐秘地躲在一排高级服饰店后面。身穿牛仔裤、T恤衫，足登运动鞋的警探们，把口径38毫米左轮手枪插在腰带里，分别经由前后门闯进夜总会。说时迟，那时快，走廊上一位吓呆的陪酒女郎，还没来得及向里面通风报信，手上的无线电话就被警官陈伟雄抢下了。然后我们一伙人全站在舞池中间，警官孟永光蓦地从总开关打开了我们头上的闪灯，在眩目的灯光下，警察大喝一声：“证件检查！”

请读者想像一下：你是个小有名气的中国商人，和你的日本客户享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坐在夜总会里昏暗的一角，两人的左手各拥一个女郎，右手各执一杯酒；正当你陶醉于醇酒佳人之际，忽然间灯光大亮……。从那些客人的眼光中，我可以感觉到，他们丢了

他们最重要的东西——面子，这简直就像背后被人捅了一刀般痛苦哩！

事后，罗宾满意地说：“我们会常来这间夜总会抓人，直到名单上那些‘和胜和’份子都被抓完，他们的老大无人可用为止。否则，他们只好损失数百万港币关门大吉。”

●14K送来的最后通牒

一天晚上，我在旅馆房间发现一封从门缝递进来的信，信封里是一张白纸，白纸上只印着3个打字机打出来的模糊字体：14K。我担心的事终于来了：毕竟没有人可以同时两个婚礼上跳舞；我又怎能在和三合会份子造访过九龙城寨之后，又和警探们夜闯夜总会呢？日后当我正庆幸逃离龙窟之际，竟在曼谷经由电话接到同样的警告，那是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后通牒，未来如何我就无从预料了！

某日清晨5点，当罗宾、派崔克和我3人在一次毫无斩获的搜捕行动后，回到弥敦道的警察局附设警官餐厅畅饮啤酒时，罗宾对我们说：“你们以为你们现在已经对三合会了若指掌了吗？”然后又带着一种诡异的笑说：“香港最厉害的一个帮派你们根本不认识。”话声方落，他把姆指朝自己胸前指一指，他这种表态是沮丧？还是自负？警方到底知道些什么呢？甚至对于他们自己？

相对于他们，香港商业犯罪局的最高官员，首席督察长卢索尔·马松似乎无所不知。他是一位正統的英国绅士。他的任务是追究帮派组织最高层份子的刑事责任，但是一直到今天，由于证据缺乏，他始终无法成功地对那些大骗徒提出告诉。

我和马松先生在湾仔大厦第一栋26楼的办公室喝过下午茶后，脑袋里塞满了8位至10位数的港币金额。三

合会份子从世界各地的毒品销售处，获取数亿的暴利，然后在香港大洗其钱；或投资于股票市场，或经由信用卡作业及支票转账，或以巨额的赌注在快活谷赌马，在澳门的赌场赌钱，使非法取得而来的钱财化为合法（位于香港对面的澳门，可乘水翼船于1小时内抵达）。

●赌王助手被弃尸公园

澳门的赌博之王是位中国人，名为史丹利·何（何鸿），人称“赌场大亨”。据悉，他握有8亿美元的资金，是香港地区5大巨富之一。我竟然傻头傻脑地来到顺德企业大厦，想直接找他谈谈他的事业。这幢摩天大楼坐落在干诺道，理所当然也是他的产业。抵达他位于第39层的个人办公室时，他的私人秘书洪小姐告诉我，何先生已经获悉我想拜访他，并问我：“你打算针对香港写什么样的主题呢？”

我顿时大吃一惊：“他是怎么知道

的？”洪小姐一面回答我：“当然是从可靠的消息来源。”一面带着我来到一扇巨大的弧形玻璃门前，留下我孤单的身影反映在玻璃门上，便迳自离开了。

《香港虎报》和《南华早报》的档案室向我证实一则从未在报上出现的消息，史丹利·何鸿的前任秘书，也是他商场上的得力助手，最近被人发现陈尸于他经常慢跑的维多利亚公园内。他的头、手和脚散置在尸体旁的草丛里，显然是被屠刀所杀，一樁典型由14K所干的政治谋杀案。

我后来又向马松先生再一次求证，“是啊！确有其事，”马松先生不以为然地说：“可是，那就能证明何先生和黑社会挂勾吗？这些传闻将使香港身为国际金融及亚洲股票交易中心的声誉毁于一旦。”

也正因为如此，香港当局才尽其所能地封锁真相：钱是可以发臭，但臭味却不准从保险箱的缝隙泄出来。

（李力 选编）

（上接 P76）

化解一场恩怨时，发生车祸。到现在，“蚊哥”还必须靠拐杖才能走路。那场车祸也使他耳膜受损，有点重听，但他却仍拄着拐杖到全省各地为兄弟们进行“仲裁”。

如今“蚊哥”住在天母的一幢公寓里。家里除了60岁的“二老婆”守着他外，只有二儿子许可陪伴着他。“蚊哥”虽然一生没有上过学校，但他的子女却个个大学毕业，事业有成。在许可的心中，父亲只是个慈祥的人。“黑道教父”的称号和“丰功伟业”，对他来说都是那

么的陌生。他唯一想的，只是要怎么让父亲好好度过晚年。

目前，跟在“蚊哥”身边的除了“河狮”外，就只有“河狮”的三个兄弟。这三个来自不同帮派的兄弟，因感念“蚊哥”重义轻利的作风，丢弃自己的“前程”，无怨无悔地为“蚊哥”充当跑腿，照拂着家中的大小杂事；另外也帮着许可维持这个家的生计。他们说：“我们从‘蚊哥’身上学到太多江湖上早已沦丧的伦理、道义。”

（方力 选编）

■台湾《联合报》

美国黑手党点将录

●郭冠英

黑手党是美一门高危险性的“行业”，但迷人的是每年有数百亿美元的利润。他们奉武力为法律，与政府共治美国社会。

1985年12月16日，纽约圣诞节前夕，傍晚5点多，当我驱车离开曼哈顿时，一辆黑色林肯轿车开入了城中，停在46街及第二大道的一家牛排馆前，车中两人正要开门下车，枪声响起。

●鸿门宴老帮主赴死

7点我在家看电视，这条新闻上了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网，美国最大的黑手党家族头子卡斯特兰诺及其助手被杀。

电视中卡斯特兰诺倒在车门旁，上身还在座椅上，据说两人皆身中六枪，车子则毫发无损，真是利落。三名凶手则夹在下班的人潮中跑了。

卡斯特兰诺因个子大，绰号“大保罗”，73岁。他是纽约五大家族之一甘比诺帮的首领，是故帮主甘比诺的女婿。他想把位子传给助手毕洛提，此人喜以棒球棍打碎人的脑袋，就如电影《铁面无私》中的情节一样。这个计划受到帮中另一新秀约翰·戈狄的反对，据说请吃牛排的电话就是他打的。杀完了人，戈狄成了新的帮主，只有45岁。

那家牛排馆叫火星，是纽约著名的牛排馆之一，与联合国很近。隔壁有家文具店，是一位台湾客家人范扬盛先生开的，他说那天车子就停在他店前面。他听到一阵急促的爆竹声，就见一个黑人闯入伏在地上，他也蹲在柜台后。不到三分钟警车就赶到，他出来看黑人死了没有，那黑人却抬头问道：“完了吗？”他才知道那是来避难的。

戈狄杀主为王后，成为新闻焦点。他衣著光鲜，穿1800美



元一套的西装，相貌堂堂，却心狠手辣。他的小儿子被邻居车子撞死，那邻居不久就失踪。后来他也遇到一次暗杀，一名主要助手就在布鲁克林被汽车炸弹炸死，有如电影情节一样。

卡斯特兰诺死了，也使他免了牢狱之灾。当时黑手党的纽约五大家族的头目都被起诉，罪名包括赌博、毒品、色情、高利贷，控制有工会、运输、建筑营造、食品餐馆等。全美国有 24 个黑手党家族，约有 1700 名宣誓的黑手党徒，其中纽约五大家族就占了一半。

●五大家族“上床垫”

黑手党这个名称虽来自西西里，但在美国的黑手党并非其分支，它是自意大利社区中兴起的一股黑社会组织。虽然仍保有西西里黑手党一些反对官府的传统，如“缄默律”等，因此得保持其神秘性，入会者要在手中烧一张纸以代表若叛帮则天诛地灭。这与我国的三合会、洪门等类似。

最先创此五大家族的总教父是马里查诺，1931 年，他被鲁西安诺和吉诺维西杀害，引发了五大家族间的火并，黑手党称为“上床垫”，就是租个公寓为窝，上街见对方人马就杀。在那一年 9

月间就有 40 个人被杀，后由鲁西安诺出面安排五大家族组成“委员会”分配利益空地盘并仲裁纠纷，以后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五大家族分别是甘比诺、吉诺维西、鲁吉斯、波纳诺、可伦坡，其中以甘比诺家族最大，约有 250 人。该帮早期有个悍将叫安塔西亚，委员会决定将他除去，乃发出“公开标”，即谁都可杀他领赏，后由可伦坡家族的皮西柯得标。1957 年，他在理发，脸上盖着热毛巾时，皮西柯进来把他乱枪打死。

后来大教父是甘比诺，他在 1976 年去世，电影教父即影射他。

吉诺维西家族的吉诺维西和鲁西安诺是黑手党中重要人物，鲁西安诺曾被杀不死，故别号“幸运”，他曾被逐出美国，大战后又回来，1962 年死在狱中。他曾把一个与他情妇私通的手下的“工具”割下来，这些故事被另一手下瓦拉齐在狱中写成了著名的《瓦拉齐报告》，这是第一次黑手党人打破“缄默律”向外招供“委员会”的真相，它后来拍成了电影。

●“犯罪宰相”胖东尼

现在的帮主是沙兰诺，绰号“胖东

尼”。他是“犯罪宰相”，美国《幸福》杂志把他列为“黑社会排行榜”第一名。他操众纽约的水泥搅拌业，抽取巨大的利润，使纽约的建筑成本上升20%，他被判刑100年，法官在判刑时对他：“就是你这种人使纽约居住几乎不可能。”

美国黑社会每年有500亿美元的利润，约占美国国民生产所得的1%多。排行第三的是鲁吉斯家族的科拉佑，绰号“鸭子”，他控制了纽约的清洁业和肯尼迪机场的货运输。我有个朋友在纽约开了一家电脑公司，是美东成长最快的公司。有次他嫌收垃圾的太贵，想另外找一家，结果没人敢来收，也只有屈服。

他公司还有个犹太人职员，原来是拍小电影的，问他为何改行，他说有天接到黑手党的电话，很客气地说：“对不起，这是我们的专利事业，您可能不知道，希望下次不要再做了。”他问：“何时可开放专利？”，该人回答：“很抱歉，目前尚无此计划，请包涵。”该犹太人乃乖乖收手。

科拉佑也被定罪，判100年。

波纳诺家族的老帮主波纳诺在1964年被迫下台，躲到亚利桑纳州定居，他曾写了本自传，叫《高贵的人》。1979年，该帮头目吉兰特出狱后想重掌大权，被委员会下令杀掉。当他与两个手下在布鲁克林一家餐厅阳台饱餐之后，点起一根雪茄享受时，一阵乱枪，他死时还咬著那根雪茄。

该家族现任老板拉斯特也被起诉，但他已病重得不能出庭了。

可伦坡家族的故帮主可伦坡曾想从政，成为意裔社团的领袖。1971年的一次公开集会中，他被人打成半身不遂。打他的凶手在现场被打成了蜂窝，身中七十余弹。可伦坡在1978年去世，现任的老板是55岁的伯西柯，他也被判刑100年。

●政客名流一身黑

意大利人与黑手党总脱不了关系。纽约州长，可能会做总统的柯莫，曾做女副总统候选人的费拉罗家人都曾传闻与黑手党有关。但是起诉五大家族的纽约南区检察官朱里安尼又是意大利人，他用严厉的“反黑法”配合联邦调查局的窃听技术直捣五大家族的核心，成为美国司法正义的象征。

一支控制美国中西部的黑手党力量，就是电影《铁面无私》中的芝加哥黑社会头子艾尔·凯邦。他靠私酒起家，在1925~31年是芝加哥的地下王，名气极大。凯邦几乎就是黑社会头子的代名词。他的疤痕和钻石胸针成了后来电影黑社会人物的标准造型。每年死在他手下的有50人。后来他被联邦人员以逃税名义判刑，关在旧金山湾中的阿卡特兹岛。出狱后身染梅毒，1947年死去。

电影《铁面无私》中的缉私探员以及那位年轻的警察神枪手都确有其人，现在仍活着的仅有后者。许多枪战情节，如中央车站那幕皆是虚构的，更无法庭屋顶推白衣杀手摔死之事。凯邦是有个著名的杀手保镖，他确实是在法庭中因携枪被搜出而被捕。此人后来据说在狱中自杀。

凯邦当时设立了一个“杀人公司”。其中一位杀手叫阿卡特，以用球棒杀人著称，后来继承了凯邦的黑色帝国。此人一生未入过狱，财富名列“排行榜”第二名。他已在1960年退休，因1986年芝加哥也被扫黑，群龙无首，此老被迫复出领导。但他已84岁，即使不自愿退职，恐怕也活不了多久。

●和美国总统共情妇

六十年代，芝加哥出了个著名的老大，山姆贾肯纳。此人极富传奇性。他控制了好莱坞的电影业、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是法兰克·辛纳屈的后台老板。他把情妇借给肯尼迪总统。他帮助美国政府入侵古巴，暗杀卡斯特罗（未逞）。他的房子严密如城堡。但他在1960年于赌城结识歌星菲莉丝，事业就走下坡。为了联邦调查局调查他与菲莉丝的生活，他与官方公然作战。这犯了黑社会的大忌——招摇。1965年他因拒绝作证入狱一年，出来后他在芝加哥势力日衰。1975年，他在家中被暗杀。凶手用22毫米手枪从他嘴内向上打了七枪，把他的头打得稀烂。

贾肯纳死后，她的女儿写了《黑手党公主》一书，非常畅销，还拍成电视片。贾肯纳由汤尼·寇蒂斯主演，后来这个徐娘女儿又上了花花公子拍裸照。

除了意大利人因家族观念重，较易结成黑社会外，爱尔兰人也因凶狠而常在黑社会做打手。犹太人也曾经出了个黑手党头目，叫蓝斯基。地盘在迈阿密。教父第二集中的老人就是影射他。此人被称为“全美头号人民公敌”，在几年前以八十多高龄而终。

●美国工会与黑社会

美国的工会，尤其是联合汽车工会，都与黑社会关系很深，恶名昭彰的工会头子吉米·霍法就是个中代表。他与罗伯·肯尼迪在六十年代大斗法，后来终于被定罪入狱。尼克松上台后将他特赦，但不久他就失踪，传说是被黑手党杀了封入水泥桶丢到河中了。最近他的死亡才被外界所知。原来是黑手党把他诱到一朋友家，然后自背后把他打死。死后分了尸，放在房中的冷冻冰柜中数月之久，然后埋到新泽西州巨人体育馆的地基下。该体育馆每天几万人进

去看球赛，谁也不知下面某处理著这位老兄哩！

●黑手党重地治安好

纽约市靠哈德逊河边，自三十多街到五十多街一带，过去30年有批爱尔兰恶徒，凶残无比。动不动就杀人分尸，把那段地区弄出了个“地狱厨房”的称号。后来他们为黑手党收编，但仍为细故杀人，直到三年前才被警方缉捕扑灭。

纽约的小意大利城是黑手党的起源地。电影《教父》就在此拍摄。它与中国城隔著运河街相邻。现在意大利人有钱了，纷纷逃离，中国人乃购屋进住，中国城就扩大了。但一些黑手党人仍在此聚会。此区由于有黑手党，治安反较好。因此运河街这边开满了中国人的珠宝店，对面中国城那边则全是果菜鱼肉店，形成强烈的对比。

现在小意大利区仍有些俱乐部及蚶蛤酒吧，常有黑手党人进出。七十年代有个新起的头目，是个凶狠角色，叫“疯乔”。因树大招风，不听节制，在他开庆功宴时被人在这种酒吧中杀死。当时差点引起大火并，也是上了时代杂志的大新闻。

因受江南案所累而被美国“反黑法”扫入大牢的竹联帮分子，在候审时刚好与五大家族的帮主们关在一起，得以见识这些电影中才有的人物。双方病虽不同倒也相怜。美国人当初抓白狼等竹联帮人，说他们是全世界最大最狠的帮派是太夸大，尤其说他们要称霸美国更是无稽。比起黑手党，华人帮派是小巫见大巫。

●“杀人，我就是喜欢！”

一个在中国城流传很广、可信度极